

我的清华印象

○黄中兴（1962 建筑）

大学毕业 50 年了，同学们要出纪念册，每个人写回忆录。我也来写一写在清华读书时印象深刻的几个画面。

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

1958 年 3 月，为参加中央号召的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，全校师生倾巢而出。那是个下午，徒步列队，行军前往，浩浩荡荡的队伍，一往无前的气势。

那时，我参加学校体育代表队组成的保尔突击队，全天三班倒，我们的任务是拉车、挑土，穿着单裤，肩担满尖的土石筐，在凛冽的寒风中一溜小跑地送往坝顶。我们吃着窝窝头，唱着劳动号子，住在自己搭成的帐篷里。帐篷里左右两排地铺，每个人享有不到 40 厘米的宽度，夜里出去小解回来，就无立足之地了。

还记得周恩来总理手举大旗，带领国务院机关参加水库劳动的情景，我们每个同学都为能参加水库建设而自豪。清华园里因故没能前往的同学，则在校内进行劳动，给校河清挖淤泥，照样热火朝天。

舢舨训练班

1958 年 5 月期间，学校组织了舢舨训练班，聘请我去作教练员。因为我在初中时参加过青岛航海俱乐部举办的舢舨师资训练班，它是中国航海俱乐部在青岛创办

的正规的国防体育项目，老师是海军退役的军官。

训练用船是海军使用的正规的六桨舢舨，属小型舢舨，耐波性较强，适于担任运输和救生工作，也适用于水兵锻炼身体。活动地点在颐和园湖面。

我负责的这一小队，全是建筑系的女生，队长是李长珍，队员有：竺迺贤、肖林、傅克诚、恒贵阳、张世英、张士萍、唐海光、袁义芳、王贻蓉，活动都是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。荡桨训练是培养运动员灵活机智、勇敢顽强、克服困难、战胜海洋的一种运动。我给她们授课，介绍舢舨的用途、构造、保养、操作训练及相关的知识。每课我都像模像样地备课写出提纲；上课时，她们都端坐在船上。我们的训练纪律很严格，女生也都刻苦、认真地学习，到期终还要考试，很有点部队的气氛。有一次在颐和园后湖，舢舨划到近岸边水生植物丛中，费了好大劲才冲出来，她们真有女兵的飒爽英姿。

梁先生教我用尺子

入学以来，听过梁思成先生一些大课和小范围讲座，他身为系主任，社会活动繁多，他没有正式担任过我班的课堂教学。

一年级时，梁先生和建一的一些同学座谈，我抱着好奇心也参加其中。他讲了



黄中兴学长夫妇

很多中国传统建筑和各朝代服饰特点，在黑板上他还画出他奶奶的领口、衣袖。他谈吐极其幽默诙谐，引人入胜。记得他还讲到，你们选择了建筑学，要有充分思想准备，当建筑师盖房子，别指望获得什么大奖……那个时候，全国刚开过科学技术大会，会上许多科学家获奖，还正式提出向科学进军。但梁先生不仅大奖没他的份，还受到全国性的大批判。

还有一件令我至今不忘的事。那是二年级下学期一个题为“职工平房住宅”的课程设计，要求画出包括家具、用具的平面布置，住宅面积标准很低、厨房很小，没有自来水，我在厨房灶台旁边画了一只直径为40cm的小水缸。那天梁先生来到我的绘图桌旁，我给他让座，请他审图。他一眼就瞅见我的那只小水缸，对我直言道：你拿卷尺到北京的杂货店去量量水缸的尺寸。言外之意是你太缺乏尺寸概念了。梁先生态度很严厉，口气却又很亲和。当时我还有点不太服气，大水缸放不下，小水缸不是也能用吗？后来我学会并养成随身带小卷尺的习惯，画图多了，对物体、构件尺寸、尺度的概念逐渐明晰，不用尺

子也能分辨。

梁先生的一席话，我终生受益。

渲了29遍天空

一年级下学期，建筑初步的西洋古典建筑水墨渲染设计，题目是亭子、廊子、亭桥、公园大厅等，我选择的是亭桥——普通桥上架一亭子或一排柱廊，最后成果为一较大尺寸的水墨渲染图。

绘画是建筑系学生的基本功，而水墨渲染又是基本功的基础，辅导老师们手把手从裱纸、砚墨、过滤、用笔教起，十分严谨。我听说，系里哪位老教师在作重要水墨渲染时，先要打扫房间，一丝不苟地画起。我的亭桥渲染图比较大，我耐着性子一遍遍地渲，找好墨色微妙的变化和深浅退晕的关系，不厌其烦地描画，正过来、掉过去，渲一遍做一个记号，一共渲了29遍，效果不负有心人。

亭桥中间在石拱券中心有一兽头石雕，为了画好它，清华游泳池对面高墙上有一吐水的狮头，我十分中意，跑过去一手抓住兽头，一手描画手稿，回来用到设计之中，整个作业结束，老师给予了较好的成绩。对以后的水彩渲染都有促进作用。

老师严格的教导，使我不仅学到了渲染技法，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清华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负责的做人精神。

王乃壮先生的油画班

王乃壮先生是美术教研组里给我们印象很鲜明的一位老师。他画的好，教的好，言谈举止生动幽默、热烈奔放，我们都很喜爱他。

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学校大型体育活动和正常体力劳动都停顿了，代之而起的是练气功、办舞会、放电影。在这种氛围下，王乃壮先生在系里开办了课余油画学习班，学生不超过10个人，只记得有建五的许安之、建四一位小同学，建二就我一人。我以极高的兴趣接触了油画的初步，用废旧材料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油画箱，用油画纸板作画。

王乃壮先生重点讲授了油画与其他彩画的不同。画法上要从暗部画起，暗部要薄，要透明，要追求油画色彩的高级灰调子。有几次我们还到他家里听他面授，看他示范，还在系里听过他的油画名作欣赏讲座。

这期间我画过不多的几幅习作，有一幅老农头像，是临摹曾善庆先生的原作，画过一幅自画像，画过图书馆的风景写生，画过青岛建筑的写生，暑假还在科学馆门前橱窗里展览过。保留至今的几幅初学画作，封存着那个值得怀念的美好的青春年代。

和程先生在一起

有一次，在好像是京西宾馆的门厅里上水彩写生课，大堂周围满布黑色锃亮的皮沙发，我正画得目不转睛的时候，华宜玉先生把程果英先生叫到我跟前说：“你看看，这个学生画的多像你（画）的！”顿时，我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，这句话对一个学生是多大的激励啊！程先生和华先生的画作，在我们学生心目中有很高的位置，这次我是揣摩着程先生的教学范画，模仿着用群青和熟褐色并留着沙发的高光画的。先生们的鼓励一直激励着我努力学习水彩。

临毕业那年，学校要召开教职员先进表彰会，其中要表彰工程化学系的张子高先生，化学界的泰斗级人物。当时校刊《新清华》要程果英先生和我画一套宣传张老的组画，为此在一天上午，我和程先生一起赶到张老家中给他画肖像头像，作为创作的素材。只见他手执一本《天工开物》翻阅着，程先生和我从不同角度、位置为他画像。我好高兴，又一次有了直接向程先生学习的难得机会。

“1962”毕业纪念章

建筑系建筑学专业学制为六年，听说梁思成先生决定的，中途要改为五年制，他坚决不同意。1956年我们一起入校的其他系为五年制，后来延长半年，于1962年初毕业。

学校要为五年半毕业的这届同学制作毕业纪念章，征集方案的通知公布在明斋门前的广告栏里。征集方案我没太在意，只是按要求时间把我的方案草图送到了明斋学生会的一个部门里。几天后，广告栏里公示了好几十个方案，记得不少有原子核图形的，火箭发射的，等等。我认为最值得清华学生记忆的应是母校的标志——二校门。隔了若干天，学生会通知我，我的方案被选中了。

建筑系学生中选征集方案不是稀奇事，我只是觉得我的构思被接受，成为一届清华学子的终生纪念品，是我的幸事。

